

# Does Santa Exist?

## 本书书名无法描述本书内容

一场逗你玩的哲学探险  
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

[美] 埃里克·卡普兰 (Eric Kaplan) / 著  
袁婧 / 译

B

写这本书的人，  
也是《生活大爆炸》的编剧兼制片人。

a z i n g a ~

《生活大爆炸》有多搞笑，  
这本书就有多烧脑。反之亦然。

本书书名无法描述本书内容 一场逗你玩的哲学探险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本书书名无法描述本书内容 / (美) 卡普兰著; 袁婧译. --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 1  
ISBN 978-7-5502-6630-8

I. ①本… II. ①卡… ②袁… III. ①哲学—通俗读物 IV. ①B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66350号

Does Santa Exist? :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

Copyright © 2014 by Eric Linus Kaplan

Illustrations © 2014 by Eleanor Davis

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.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utton,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(USA) LLC,

A Penguin Random House Compan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6 by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01-2015-7544



思想家



关注未读好书

## 本书书名无法描述本书内容

作者: (美) 埃里克·卡普兰

译者: 袁婧

出品人: 唐学雷

策划: 联合天际

特约编辑: 陈胜伟

责任编辑: 李伟 刘凯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36千字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7.25印张

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6630-8

定价: 39.80元

联合天际Club  
官方直销平台

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 
电话: (010) 82060201

目 录  
CONTENTS



引言 我儿子、儿子朋友的母亲以及两种解释 001

LOGIC

第一部分 逻辑

- 1 / 本节标题无法描述本节内容 017
- 2 / 怎样才能显得不傻 032
- 3 / 最明智的行为就是让自己变傻吗? 050

MYSTICISM

第二部分 神秘主义

- 4 / 以手指月，指并非月 065
- 5 / 圣诞修行 074
- 6 / 我既愿意又不愿意 087

## COMEDY

### 第三部分 幽默

- 7 / 圣诞老人的果冻肚子和西尔弗曼 103  
8 / 卡布先生的大黄瓜 114  
9 / 痛苦是幽默减去了时间 129

## LIFE

### 第四部分 人生

- 10 / 沦为荒诞 141  
11 / 脑半球中的圣诞老人 151  
12 / 奥丁存在吗? 163

## ME AND YOU

### 第五部分 我和你

- 13 / 生命之树上的树屋 175  
14 / 面对什么 192  
15 / 万物的意义 20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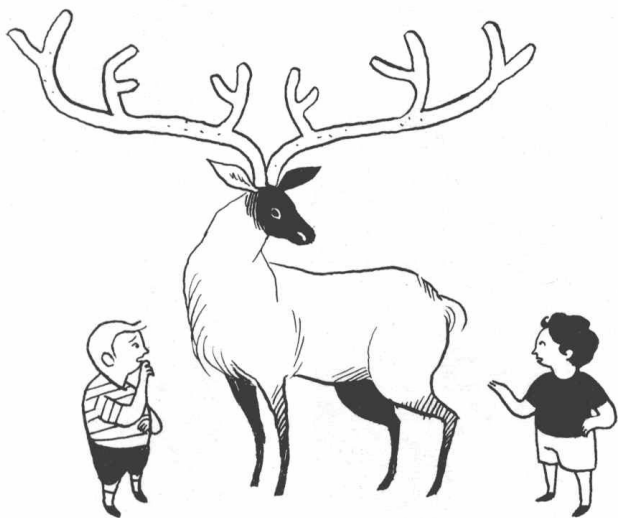
- 结论 我未来的孙子 223  
致谢 227

---

## 引言

---

### 我儿子、儿子朋友的母亲以及两种解释



直到儿子阿里（Ari）上幼儿园，圣诞老人存不存在的问题才开始影响我的生活。阿里并不相信圣诞老人。十月初的时候，他本要和朋友斯凯勒（Schuyler）一起去动物园，但斯凯勒的妈妈塔米（Tammi）给我打电话，说她不想让儿子去了，因为动物园里有驯鹿，她觉得孩子们会因此讨论起圣诞老人。塔米的儿子斯凯



勒相信有圣诞老人，他是个乖萌的小孩，还没有跨入别扭的青春叛逆期，塔米希望儿子能继续相信圣诞老人，哪怕再信那么一段时间。所以她希望能取消这个游玩计划，这样阿里就不会告诉斯凯勒，“根本就没有圣诞老人——那只是你的爸爸妈妈”，动摇他关于圣诞老人的信念了。

但这实在令我感到不解。为了维护儿子与圣诞老人之间不真实的关系，塔米宁愿牺牲儿子与阿里之间真实的友谊。

为什么我这么确定圣诞老人不存在呢？不是因为我从没见过他，毕竟我也没见过以色列名模芭儿·拉法莉（Bar-Refaeli），但她是真实存在的，起码在我写这段话的时候还健在呢。不相信也不是因为我没去过北极，没见过他和小精灵。虽然那里只有大量的雪和冰，但相关的解释是非常多的：圣诞老人能将胡子铺开，让人们找不到他；精灵们有种机器能让光线发生扭曲；可能我已经见过了圣诞老人，但之后又被他说服进行了脑部手术，清除了这段记忆。但这些都不是原因。我不相信圣诞老人是因为没人告诉我他们相信，而且圣诞老人的故事也与我所信的另一一些事实不符：比如驯鹿并不会飞，比如玩具都是从商店里来的，等等。

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女儿听，她说：“我相信有圣诞老人。”我又问她相不相信复活节兔子<sup>①</sup>，她说：“我相信。我还小，所以我什

---

<sup>①</sup> 复活节兔在西方被认为是复活节时给孩子们送彩蛋的使者。——译者注



么都信。”

我又把故事讲给妻子听，她是在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环境下长大的心理学家，她认为事情基本上是这样的：“美国的父母拿这种事糊弄孩子，孩子长大了发现自己被蒙了，一赌气变成了熊孩子。”

但我仍然不能理解塔米的做法。对此我能想到又讲得通的解释方式有这两种：

### 蒙人

出于某些原因，过去美国的孩子都相信圣诞老人，可能因为父母觉得这是一种吓唬他们、让他们听话的好办法吧。当孩子慢慢长大，变得不再相信圣诞老人之后，他们又会觉得这真是一种蒙孩子的好方法。这样一来社会就分成了两类人：蒙人的和被蒙的。蒙人的动机从善意的（父母）到自私的（销售圣诞节商品的商家，或是要利用神话将这个移民国家凝聚在一起的美国政客）都有。直截了当一点说，这就是在蒙人嘛。

就我观察到的证据来看，蒙人的情况是真实存在的。我在好莱坞工作，这是一个大量生产图像和故事，然后输送给全球观众的地方。我们在给一部叫《生活大爆炸》的电视剧写剧本。有一集里，一个叫谢尔顿（Sheldon）的角色在《龙与地下城》的游戏里把圣诞老人给杀了。对于圣诞老人是否存在，有个编剧希望电视剧能保持开放性的结局，因为他的孩子会看电视剧，他们是相

信有圣诞老人的。当然，作为一个靠商业广告过活的美国情景喜剧的编剧，带着善意动机的他与不那么善意的广告商们一拍即合了。

## 发疯

对这个问题还有另一种解释——在塔米的思维中有些东西是分裂的。根据这个理论，在她的思维中可能有一部分是相信圣诞老人的。和其他成年人聊天时，她会对这个问题绝口不提，但在和孩子单独相处时，她是相信的。关于相信的东西，她不会说出口。她可能永远不会说“我相信有圣诞老人”，但她仍会对圣诞老人抱有幻想。如果儿子不再相信圣诞老人，她会十分不安，因为在她的思维中仍有一部分是相信的。

一个人怎么可能对圣诞老人既相信又不相信呢？如果你是阴谋论的支持者，你可能会觉得对于是否相信圣诞老人这件事，她是在撒谎，你会更加怀疑她所叙述的想法。

但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环境中确实会相信不同的事。让我们设想一下，塔米回到家，躺在了床上。在她就要进入梦乡的时候，她听到脑海中的声音，好像是她自己的声音。声音说：“圣诞老人确实存在。我还记得要等他来。我怎么知道他不会来呢？是的，有一半的我认为他不会来了，永远不会来了，但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一半的我呢？”

塔米身体里有许多不同的塔米。有的塔米曾经相信过有圣诞



老人，有的塔米仍然相信着有圣诞老人。有的塔米一想起圣诞老人就会很开心，一想到埃里克（Eric）不相信圣诞老人就会很生气。有的塔米可以自然而然地去响应关于圣诞老人的图像、电视节目和歌曲。

塔米这个人可以是分裂的，多个塔米可以同时存在。这就是说，在她的脑海里有一个声音在说：“圣诞老人当然是不存在的。”同时还有一个声音在说：“希望他给我带来好东西。”这种分裂也可以存在于不同的时间之中。这就是说，在圣诞季以外的时间，她可以随意拿圣诞老人开玩笑，但当圣诞节到来之际，她也可以说得好像自己真的相信有快乐的圣诞老公公一样。

既然这种解释连脑海中的声音都纳入其中了，就让我们无情地称其为“发疯”好了。

蒙人和发疯这两种解释在较深的层次上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：前者是在人际关系层面产生了矛盾，后者是在自我认知层面产生

了矛盾。我们的社会是由各种心照不宣的密约构成的，其中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谎言。发疯的人不过是在对自己撒谎。

在发疯理论之下，塔米的认知出现了断裂层——有相信圣诞老人的一部分，也有不相信圣诞老人的一部分。在蒙人理论之下，美国的人民出现了断裂层——有相信圣诞老人的人，也有不相信圣诞老人的人。无论哪种理论，断裂双方的关系都是一团糟。你甚至可以切换理论，说塔米是在蒙自己，或是全美国人民遇到圣诞老人的问题就会发疯。

那么蒙人和发疯的理论正确吗？

针对这两种理论，在宗教的理性主义批判与人类行为科学研究中均有涉猎，举例如下：

- 马克思主义——蒙人理论支持者。神父可以通过蒙人的方式确保自身的权威：“死后你就可以上天堂吃馅饼了。”

- 精神分析学——发疯理论支持者。人类会以非理性的信念来抵抗精神压力，例如对死亡的恐惧、恋母情结等等。

- 神经生物学——发疯理论支持者。人类大脑进化出了存在感知的模块，这在进化中是相当重要的，你必须知道在这个洞穴里还有没有同伴。当我们认定圣诞老人存在时，大量的神经组织会不必要地兴奋起来。这种状况就像是对花粉过敏时，明明没有打喷嚏的必要，但我们总是会对抗原产生抵抗。

- 模因论——支持由于发疯所以蒙人的理论。模因是指我们的

文化基因，当我们因受他人影响而相信、传播某种观点时，人类群体会大规模地模仿。

通常在进行类似的讨论时，我们会做好脑洞大开的准备，等着专家用科学来说服我们。但在如何看待现实、如何看待余生上，科学并没能给我们提供很好的答案。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会争辩说：科学当然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生活、看待现实了，很显然嘛，科学告诉我们应当以科学的方式去看待。但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可不是在搞科学研究，他们搞的是科学新闻，是科普宣传。

科学没有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科学。要想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，你只能从上面的理论里选一个出来套用——马克思主义、精神分析学、神经生物学或是模因论。这样一来，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信仰马克思主义，只是因为它符合阶级利益理论；精神分析学者之所以信仰精神分析学，只是因为它能抵抗焦虑；神经生物学者之所以信仰神经生物学，只是因为它符合因果论规律；模因论支持者之所以信仰模因论，只是因为模因论本身已经感染了他们的大脑，使他们自发地传播了起来。这些理论只是进行了自证，在解释圣诞老人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样。不能因为这些理论貌似能对某些问题给出科学的解释就轻信了它们，我们不当再盲目相信它们，不当再盲目相信科学解释。这些理论是以自证的方式来解释圣诞老人的。当我们意识到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科学问题的时候，应当如何面对这样的理论，面对圣诞老人这个问题呢？

我们可以将科学理论与金钱的作用做个比较。一本经济学或财政学教科书可以告诉你想赚钱该怎么办，但它不会告诉你如何判断金钱重不重要。这个问题我们有商量的余地，选择区间从一切向金钱看，到完全忽视钱财、像个嬉皮士一样四处流浪，可以尽情选择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一个中间值。这种态度同样适用于科学，我们可以完全相信，可以完全不信，也可以在二者之间选取一个中间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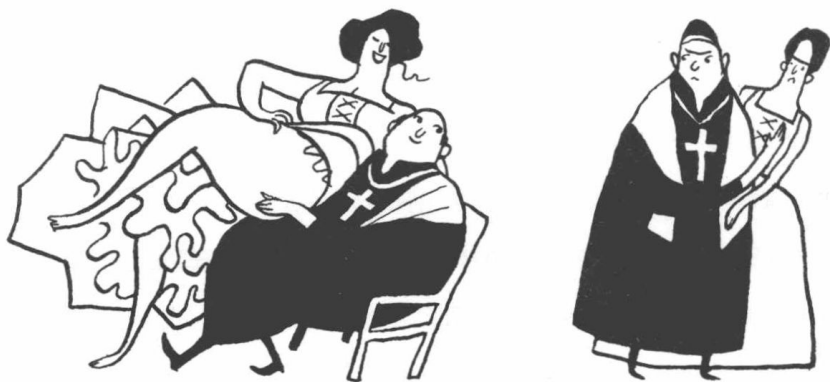
你可能会想，既然塔米已经说了她相信圣诞老人，那么她不是在蒙人就是发了疯。为了证明自己看法的正确性，你会指出：疯子从不承认自己发了疯，骗子从来不说自己在骗人。但这种做法会出现两个交织在一起的问题：一个是道德层面的，另一个是认知层面的。

第一个问题（道德层面）：四处指责孩子朋友的父母或其他人是骗子、疯子，明显是种很招人讨厌也很粗鲁的行为。而塔米看起来也不是在撒谎，她始终在考虑自己的儿子，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。

第二个问题（认知层面）：说到底，这不过就是那个古老的笑话——一个英国国教牧师在向另一个牧师解释“正统”的含义：“我的教义才是正统的，你的教义是异端。”<sup>①</sup>

---

<sup>①</sup> 教义的英语 doxy 旧时也指妓女。



这个笑话的笑点在于这种界定“正常”和“真实”的方式，甚至只用常理就能判断出谁是那个发疯蒙人的家伙。否则，“你居然相信圣诞老人，我也是醉了”无异于以一种更高调更夸张的方式说“圣诞老人根本不存在”，这是一种伪装成心理学的人身攻击。

如果假定圣诞老人并不存在，我们可以说塔米这人疯了，但我们不能用她疯了的事实反证圣诞老人不存在。还有种更直接的证明方法，如果我们想知道圣诞老人是否存在，可以出去瞧瞧，看看世界上有没有能对应这种信仰的东西。什么才是能“对应”信仰的东西呢？它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吗？还是一个模糊的象征呢？它能不能点明什么存在，什么不存在呢？让我们看看以下的实验。

想象有一块很大的空场，装得下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荡者游戏<sup>①</sup>

---

① 一种 19 世纪的儿童游戏，两队人站成两排，被叫到名字的孩子要立即上前冲破对方的阵形。——译者注

(Red Rover) 的所有选手。想象着你掀开了自己的头盖骨，所有的信仰都跑了出来，他们手拉着手站在了场地的一边。而在场地的另一边，站着各种各样的事物。这时信仰们陆续喊出自己的名字，相信非洲存在的信仰高喊出自己的名字：“我相信非洲存在！”这时非洲这个真实的物体举起双手，然后他们双双跑到了场地的另一边，那里挂着一个牌子——真实的信仰。“蜜蜂！我相信有蜜蜂！”“太好了，我们就是蜜蜂！”然后他们一起跑走了。“我相信有海王星！”“我就是海王星！咱们喝一杯去！”然后配成对的二人一起走掉了。到最后场上还剩下一些信仰，他们举起手喊道：“我相信消失的亚特兰蒂斯大陆真的存在过！”但另一边没人回应它，因为没有消失的亚特兰蒂斯这种东西。“我相信有小精灵！”没人回应它，因为没有小精灵这种东西。“我相信有圣诞老人！”没人回应它，因为没有圣诞老人这种东西。信仰圣诞老人成了错误的信仰，因为没有圣诞老人这种事物来回应它。

有个首要的问题：我们无法将信仰分成小块，分了还怎么数呢？“我相信非洲存在”这个信仰是由非洲的人口、国家和动物这些小信仰组成的超级信仰吗？它是从属于“世界分成几个大洲”的子信仰吗？有些证据能够证明它是一个实体吗？是也，非也，我们的所有信仰汇聚成了一张网，如果更完善的话，能汇聚成一个世界。如果所有事物都能两两对应，那么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信仰体，所有信仰都手拉手，完整地对应上手拉手的事物，这时我



的思想就能够完全和世界对应上了。

但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。在做这个想象中的游戏时，我们自己就站在场上的某处，充当着游戏的裁判，侧头看看一边的信仰，再回头看看另一边的事物。但当我们看着某个事物的时候，也可以说因为我们相信它存在，才会看到它站在那里。我们没有能力完全跳出这个框，从外部审视这个世界，审视我们的信仰。

来看看这张描述认知的经典插图：

这个人脑子里像苹果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呢？不过是一堆原子罢了。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说这是神经元和神经质细胞，说它是前额叶皮质、小脑、导水管周灰质和海马体等等物质的综合体，但在人脑中没有一样东西长得像苹果。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像图中那样，既能看到苹果，又能看到信仰呢？永远都不可能。我们与信仰是一体的，你只能去不断发掘它。

我们不可能将信仰拆出来单看，不可能去观察信仰和苹果是否对得上，因为信仰和苹果本身就是一体的，这二者是相互依存

